

45



三 隴海日刊 三



第四十五期內容：

破除迷信與新運

建國大綱淺釋

第五十二次例會

一二五次紀念週

旬大事紀要

興中會革命史要——陳少白先生遺著

補白

中國國民黨隴海鐵路特黨部執委會宣傳科編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



破除迷信和新運

魂

破除迷信和新生活運動連在一起講，是最恰當的，因為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是在剷除舊的與不好的，所謂舊的與不好的，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懈怠，頹廢，迷信等，所以要實行新生活的第一步得把這些不合理的思想和行為剷除掉，否則，新生活僅能做到口號標語工作，實際上要等於零；所有各地領導新運的負責者，

五五五號，西德市紀海老致我寫室，印成書

偽，就是這個意思。

然而事實上，真使我們痛心，有些地方在新運積極推進的時候，舉然還有所謂迎神賽會這類事情發生，不能不說是一種滑稽的趣事，而且因為迎神賽會而阻礙整個交通；守秩序，靠左邊走，整齊，嚴肅這些口號已無形取消，這不但予有思想的人們一種惡劣的影響，而且無異宣示民衆以新生活與迎神賽會是不衝突的，過去破除迷信的工作，固然等於沒有做，就是新運的推行亦要受到絕大的障礙！

從事新運的必須言行一致，要是一方面呼口號做宣傳工作，一方面發生當前的問題，和新運絕對有衝突的事件簡直置之不聞不問，不能不說是新運的罪人，而且相襲成風，必致一部社會沒有是非，沒有是非的場合裏是不會有人守秩序，講禮義的。

即使退一步說，新運的推行是重在感化，避免干涉，這當然是對的，好像有些地方，還要因勢利導，遇到什麼賽會，減少民衆迷信的程度，增加他們對民族國家的認識，並且指定他們在一定的場所，絕對不得妨害公衆秩序，這樣即使不能立刻取締，至少可以改善賽會的

內容，尤其公衆秩序不會發生問題，可是我們聽見看見有些地方簡直不但不改善賽會的內容，而且讓民衆們隨意在重要街道放邊爆，玩龍燈，耍高蹺，奇形怪狀，穿着舊戲班裏的服裝，做出種種肉麻不堪所謂有傷風化的舉動——編者按：半裸體歌舞，已爲一部份人認爲有傷風化，何以此種在大街公然表演的調情浪態，一般人恬不爲怪、豈風化亦有新舊之分？——甚且阻礙交通，完全破壞新生活運動的一切啓示，我們能不爲新運前途憂？！

寫到這裏，我們引爲可以自慰的，是徐州的一幕破除迷信焚燬城隍的快舉——詳見二月二十日中央日報——雖說一部狡猾地痞流氓聚衆搗亂，威脅縣府，這祇能說是任何一件革新事業推行中必有的現象，不足爲奇的。

假使我們承認是新運的忠實份子，應該要絕對剷除虛偽，從實際去下功夫，要是如此有傷風化，防礙交通，提倡迷信，擾亂秩序的舉動，能夠存在，靠左邊走走路勿吸煙，這一切一切，民衆們要認爲祇是小事，更不足介意，那時警察的勸阻置之不聞，假使爭吵起來，民衆反過來要質問警察，上面說的舉動與靠右邊

走，行路吸煙那一件重要，那一件先應取締？
真要難乎其為警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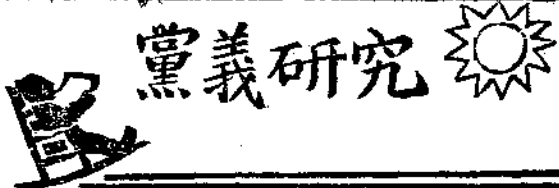
要旁人守秩序，守紀律，先要自己做到，
要人民講禮義，先要負責者自己言行一致，新
生活運動在南昌，何以突飛猛進，成績驚人？
原因不外，當時坐鎮南昌倡導新運的革命領袖
蔣委員長以身作則，首先實行。

大家要曉得，在一個是非不明，不求實際
的場合裏，新運是不容易推進的，即使能夠的
話，僅僅是虛偽的標語口號工作，這當然離開
新運的目的遠的很。

我們把破除迷信這件事來做題目，無非是
舉個例子而已。

總理遺訓

人之進退，綽有餘裕，若謂為人牽
掣，不能自由，苟非託辭，即為自表
無能！



黨義研究

建國大綱淺釋 (一續)

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

從這規定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在軍政時期重大的工作有二：一是用兵力以掃除國內的障礙；一是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的人心。現在先講一講掃除障礙的工作，然後再講宣傳主義的工作。原來革命的發生，是由於舊日的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和人民思想，均不適合於現代的需要，必須徹底推翻，從新建設，方足以謀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進步。但是舊制度，舊組織，舊思想不是憑空存在的；他的背後，有一種封建勢力做他的護持。我們要推翻舊制度，舊組織，和舊思想，必須打倒護持他的舊勢力，才能成功。所以用兵力以掃除障礙，為革命程序中必不能避免的事實。這種武力的使用，是出於時代和環境的自然要求。革命既需要武力，就不能不統一事權；要事權集中，然後指揮，調遣，徵發，供應，方能運用自如。這是軍事上一定的原則。所以建國大綱規定：在軍事時期，一切制度，統要隸於軍政之下。在這個時

期，全國國民，都要茹苦含辛，同心協力，犧牲一切，和革命的武力相結合，用斬草除根，去惡務盡的革命手段，將國內一切障礙掃除淨盡，建設事業方可順利進行。所謂國內的障礙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不能不附帶的說一說。這些障礙，大略講起來有左列幾種：

一是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者，既用政治經濟文化種種的力量來壓迫我們，使我們國家陷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他們恐怕我們國民革命成功之後，以前所攫得的一切利益要完全損失，不得不竭力的勾結國內各種反動勢力及用它種種方法來破壞國民革命。因此我們要掃國內的障礙，就不能不首先打倒帝國主義。

二是軍閥：軍閥唯一的目的，在掠奪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唯一的手段，在擁兵自衛。他們所豢養的軍隊，不知有國家，不知有人民，但知為豢養他們的軍閥作工具。軍閥所豢養的軍隊，生活至為痛苦，戰時驅之于死地，平時不免于飢寒。因此多數兵士，不堪其苦，遂流為盜賊，以魚肉人民。而一般軍閥，又只知爭權奪利，不顧民衆的痛苦，弄得朝戰暮爭，兵連禍結，無時或已。所以軍閥不除，國家永無和平統一的日子。

三是一切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在民主的國家，所謂官吏，本來是人民的公僕。他的自身也是人民，于執行國家的政務時，才是官吏。而一般貪官污吏，却于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階級，不顧國家設官的用意和人民的痛苦，但知與軍閥狼狽為奸，掠奪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藉以自肥。土豪劣紳，是封建制度下的餘孽，趨奉軍閥官僚，魚肉鄉民，為害之烈，甚于盜賊。貪官污吏不剷除，吏治就永遠沒有澄清的希

望；土豪劣紳不剷除，社會就永遠沒有安定的可能。

以上各種反動勢力，互相勾結，互相依附，遂構成中國禍亂的根源。假使這些反動勢力不予掃蕩，則中國將永遠淪為世界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國內反動勢力的角逐場。所以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必須對外打倒帝國主義，然後國內的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才無所依托；同時又必須撲滅國內的軍閥，和一切反動勢力，然後帝國主義者才失却利用的工具。上述幾種障礙，能夠掃除淨盡，全國建設事業才可順利進行，民生痛苦，才可真正解除，國際上自由平等的目的才可以達到。我們要掃除這些障礙和強敵，便不能不用武力。但武力祇能消極的掃除上述種種障礙；而積極的建國大業，須民衆奮起，與政府共同努力，方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怎樣能夠使民衆奮發起來呢？那就不得不靠宣傳的力量了。關於宣傳的重要以及方法和效力， 總理的演說中，說得非常明白，茲節錄如下：『武昌起義，表面上雖然是軍事奮鬥的成功，但當時在武昌的軍隊，是清朝訓練的，因為沒有起義之先，他們受了我們的宣傳，明白了我們的主義，才為主義去革命。所以這種成功，完全是由於宣傳奮鬥的成功。……現在我們要再圖進步，希望我們革命的主義，完全成功，便要注重宣傳。……我們用已往的歷史證明起來，世界上的文明進步，多半由於宣傳。譬如：中國的文化自何而來呢？完全是由於宣傳。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什麼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於現在便有文化。……我們國民黨的革命道理，是要改革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

要政治上切實的道理實行出來，統共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武力，壓逼羣衆，強迫去行。中國古時政治變更，大多數都是用這樣方法。一種是靠宣傳，使人心悅誠服，情願奉令去行。……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諸君擔負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恆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鬥，明日便灰心意冷。因為要人心悅誠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夠收效果的。必要把我們的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是有效果。我們要能夠收到這種效果，便非請諸君對於宣傳繼續做去不可。如果不能繼續做去，便是不能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革命的道理，便有恆心，因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達到一定目的，便不至中途廢止』。

以上所說的，就是宣傳的重要以及宣傳的方法與效用。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宣傳的功能，可以輔助革命；那末，同樣的道理，自然也可以輔助建設，所以關於本黨建國的計劃，也應該努力宣傳，使全國民衆，明白了解，大家都起來擁護幫助，然後建國大業，才容易成功。

數千年來遺下來的封建餘毒，頑舊思想，惡劣習慣，也可從此滌得乾乾淨淨了。

軍政時期的具體工作既如上述，到底軍政時期究竟到什麼時候為止呢？建國大綱第七條說：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即訓政開始之時，
而軍政停止之日。**

我們于此可以知道，軍政時期的長短，完全以軍事進展的遲速為斷。一省完全底定的時期，就是一省訓政開始的時

期。

二、訓政時期

我們要知道訓政時期的工作，先應該明瞭「訓政」二字的意義。「訓」，就是訓練或教訓的意思；「政」就是政治。「訓政」二字，簡單的說起來，就是訓練人民政治的知識和能力，使全國人民大家都能夠參加政治，管理政治，以達到民權普遍的目的，建立憲政的基礎。因為中國現在大多數人民的政治知識和能力，非常薄弱，不夠管理政治的程度，所以要由黨和政府負訓導的責任，加以充分的訓練。

關於訓政時期的工作，本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根據總理遺教，于十七年十月制定訓政綱領如次：

中國國民黨實行總理三民主義，依照建國大綱，在訓政時期訓練國民使用政權，至憲政開始，弼成全民政治，制定左列之綱領：

- (一) 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
- (二)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托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
- (三) 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
- (四) 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付托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以期立憲政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
- (五) 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行之。
- (六)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修正及解釋，由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行之。

依此訓政綱領，而標舉其內含的原則，約有兩端：一，總理遺教，認定由國民革命所產生的中華民國人民，其政治的知識與經驗的幼稚，實等於初生的嬰兒，中國國民黨就是這嬰兒的母親。故應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的責任。訓政的目的，就是要保養教育這個主人，使他成年而還之政。這是全部根本精神。訓政綱領，開宗明義，即以中國國民黨負「依照建國大綱，訓練國民，使用政權，至憲政開始，弼成全民政治」全責。二，總理所定五權憲法的基本原則，其目的在於造成人民行使四種政權，政府行使五種治權的國家。訓政綱領依此原則，故於第一條至第三條，以政權付托於本黨最高權力機關，務訓練國民達到直接行使政權的目的。於第四條以治權付托於國民政府，而其最高指導監督的責任，則於第五第六兩條規定仍屬於本黨。很明顯的，這是要本黨獨負全責，領導國民，扶植中華民國的政權治權，而使之發展，以入於憲政之域。

訓政為總理所發明，實建國大綱中特色。不明訓政的人，往往以本黨的訓政，比之於一黨專政或階級專政，以為黨治抵觸民治，這是很大的錯誤。我們要知道：一黨專政和階級專政，其精神和目的，完全於政權歸於一黨或一階級為歸宿；但本黨的訓政，其精神和目的，實以政權付諸國民為歸宿。前者是專制的，後者是民主的，雙方的趨詣可以說完全相反。這樣看來，可知本黨的訓政，不但不抵觸民治，實為完成民治必要的過程。關於訓政的意義，從前不但中國人未能完全了解，就是外國的學者，也有許多人不明白，常常向總理質疑。經總理用他們各國的事實去證明訓政的必要

，他們盡翕然嘆服 總理所謀的遠大，所慮的周到，無復辨難。

訓政時期的工作，至爲繁賾，亦至爲重要。革命的能否完全成功，人民能否享受革命的幸福，完全看訓政時期的工作如何而定。茲將建國大綱中規定訓政時期的工作分述如次：

一，籌備地方自治 建國大綱第八條：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

根據上述一條，我們可以知道訓政時期最重要的工作是籌備地方自治。因爲地方自治是政治建設的基本工作，是由訓政以達憲政的先決條件。所以 總理於建國大綱中規定訓政時期的工作，開首就說到，『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至於地方自治應辦的事業，總理在所著地方自治實行法中說得非常明白，就是要『清戶口，立機關，定地價，修道路，懇荒地，設學校』。地方自治的完成，則以人口調查清楚，土地測量完竣，警備辦理

妥善，道路修築成功，且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的訓練，完畢國民的義務，而能誓行革命的主義者為條件。關於地方自治的進行，本黨第三次全國大會，依據建國大綱和本黨對內政策及總理地方自治實行法中的遺訓，曾通過「確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設之基礎案，」茲節錄如左：

一，確定縣為自治單位，努力扶植民治，不得阻礙其發展。

理由：本條以建國大綱第十八條及中國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第三條之規定為根據。但一方須扶植其發展，一面須排除其障礙。故積極則應為廣大之宣傳及實際之訓練，而消極則防範貪官污吏之壓迫，土豪劣紳之假借。

二，制定地方自治法規，定其強行部分，使地方自治體，成為經濟政治的組織體，以達到真正民權民生之目的。

理由：本條以「地方自治實行法」為根據，認為地方自治體不祇為一政治組織，而且為一經濟組織。蓋必如是，始能達到民權民生之目的。至於自治機關之組織與職務，人民對於自治團體之義務與權利，四權行使之方式與條件，孰應強行，孰可任意，在自治法中，均應分別定之。

三，由國民政府選派曾經訓練考試及格之人員（限於黨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

理由：本條以建國大綱第八條為根據。地方自治之籌備，為訓政開始必須之工作，苟非有經訓練，明黨義。並考試及格者，不能肩此重責，故以黨員為標準，庶人民得易瞭之活動之方式，不致放棄責任，或受人利用。然必由國民政府選派，始能一

致，而不至各自爲政，甚或因循而延阻憲政之實施。

四，地方自治之籌備，宜逐漸推行，不宜一時並舉，以自治條件之成就，選舉完畢，爲籌備自治之終期。

理由：本條根據建國大綱第八條之規定，以清查人口，測量土地，妥辦警衛，修築道路爲自治完成之條件。并根據同條應以曾受四權之訓練完畢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爲審查選民資格之標準，縣長議員依法選出，即協助籌備自治之工作告終，而該縣達於完全自治之域。但自治之籌備宜分行，不宜并舉。應於各省先擇一二縣試辦，逐漸推行，則人才易於集中，而組織始臻完密。

以上一案，已經把訓政時期地方自治的工作概括地確定並說明了。籌備地方自治的基本工作，先在設立各種機關，廣羅篤信本黨主義的各種專門人才，分配職務，辦理一切自治事宜。並開設各種專門性質的短期補習學校，如自治學校，測繪學校，警務學校等，以養成辦理地方自治的各種人員。然後試行區鄉鎮自治，以爲辦自治的基礎。這些基本工作完成之後，即進而調查全縣戶口，以便知道全縣居民的生活狀況；測量全縣土地，以便明白全縣土地的疆界與肥瘠；辦理全縣的警衛，以保護地方的安甯；修築全縣的道路，以增進交通的便利；同時有須訓練人民，使知享受國民的權利，

（未完）

本會消息

第五十二次例會

時 間：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

地 點：會議室

出席者：黃學周 王福順 郭民鐸

列席者：林翊春 黃天佑

主 席：黃學周

紀 錄：黃天佑

如儀開會

宣讀前次決定各案

報告事項

1. 上次因郭王兩委員因公赴京例會停開
2. 自前次會議後至今總計收文四十五件
發文二十七件
3. 郭委員函為奉上級電召赴京請查照
4. 組織科主任劉兆龍報告奉派赴全路視察經過情形
5. 總務科主任韓乃珠報告奉派赴全路催賑情形
6. 王委員福順報告奉派赴京經過情形
7. 郭委員民鐸報告奉召赴中央接洽黨務經過情形

討論事項

1. 本會第三十二次談話會決議各點請追認案
決議：追認

2. 略
3. 組織科簽呈施昌達請求入黨免除預備程序核與定章不符請核議案
決議：先交組織科詳詢施子討馮後何時離開軍隊及何時入本路工作據覆再議
4. 組織科簽呈直屬第一分部請增劃分部查得該分部已有黨員五十三人散居各處到會路遠擬予劃為三個分部成為第三區黨部並擬指定謝長紳同志為區黨部籌備員請核議案
決議：准照簽呈意見通過并劃定陝州以東黑石關以西為第四區黨部範圍
5. 工運科簽呈擬派員赴全路考察工運請核示案
決議：照准
6. 總務科簽呈凡關本路調查綱要內各項不能以文字上徵答者擬由各科派定同志一人分赴全路實地考查請核示案
決議：照准
7. 總務科簽呈各縣募捐手續應令下級酌分範圍以免重複請核示案
決議：令各區黨部暨直屬分部應領導所轄範圍內之會及消費合作社各團體協同勸賑
8. 遠東報社函請津貼案
決議：交常委酌給一次捐助其數目不得超過二十元正
9. 第一區黨部定期改選請派員監選案
決議：准予三月三日上午十時改選并推郭委員監選
10. 第三區黨部呈請准予改選案
決議：准予三月一日改選并推王委員前往監選
11. 本年第一期各科工作計劃已擬呈請核議案

決議：先交郭委員審核提出下次會議再定

——散會——

建國的意義與根據

——黃委員學周在二月十八日紀念週講——

一，意義

我們要研究建國大綱的內容，先應該明瞭以黨建國的意義。我們從前祇聽說過「治國」或「經國」，總理為什麼偏要用「建國」二字呢？這是因為我國過去歷史上的政治變遷，不過是朝代和「皇家」的更替，國家的地位仍舊是完整的；所有社會上，經濟上，國際上都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所以只要能「治之」「經之」便可由亂而治，由衰而興了。近八十餘年來，則因外受帝國主義者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種種侵略·我國的主權，已成破碎支離，在國際間已喪失其獨立自主的資格，而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就軍事方面來說，要維持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地位，最重要的是國防。中國近數十年來，因為受不平等條約所束縛，自己對於國防上的設施既受限制；而外國因為不平等條約給他們做保障，又可以在我國內地駐兵設營，更時時藉口保護僑民，自由船駛軍艦於內河，甚至我國境內佈滿了外艦和外軍，在國防上沒有一點辦法。就政治方面來說，我國表面上雖名為獨立，但事實上以前在北京軍閥政府的統治下，舉凡國家重要事件，莫不先徵求公使團的承認或默許，方敢進行，國家的政權，不啻握在公使團手裏，中國自己一點不能自主，名義上雖然能獨立，實際上等於共管。就經濟方面來說，誰都知道，凡是

獨立的國家，對於徵收關稅，都有絕對的自主權。中國過去因為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對於入口貨，不能任意增加入口稅，對於出口貨，則不能任意減少出口稅。不能任意增加入口稅，就是不能利用海關保護本國幼稚的產業，使國家的出品能和外貨競爭；不能任意減少出口稅，就是對於本國產業不能保護使之暢銷國外。帝國主義者利用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不僅在華可以自由經商，而且可以自由經營工業，在繁盛的商埠中廣設工廠。於是中國對外國的關係，除消費者對生產者的關係外，更加上一層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關係了。此外，帝國主義者又在我國開設銀行，濫發紙幣，包攬運輸，及各種投機事業，每年被他們掠奪的利益，更不知凡幾。總理曾經估計外人每年侵略中國金錢在十二萬萬以上。但是我們中國有多少錢！去年全國經濟鬧恐慌，上海為吾國現金集中地，原來有五萬萬現金，因美國抑制金幣提高銀價，暗中偷運出去的，約一萬萬多萬，現在只存三萬萬餘，有這樣鉅大的損失，我國經濟還堪設想嗎！我國國民經濟不能獨立，甚至於有破產的危險，其它，如舉辦教會學校，不服從我國政府的管理，不遵我國教育的方針，實行其文化侵略的政策，強迫劃分租界並承認其享受領事裁判權；強迫租借海港及割讓土地等等，沒有一件不使我國的領土主權，受了限制和破壞。總理常常告訴我們，中國的地位，現在還趕不上印度和朝鮮，殖民地還不如，實在只能叫做「次殖民地」。我們所處的地位既然這樣低落，當然不能算是一個獨立健全的國家；既不成為獨立健全的國家，便談不到「治國」或「經國」了。所以 總理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都以「建國」為名。蓋必先將國家從新建造起來，然後才有得「治」才有得「經」。關於這一點，總理在組織國民政府案演講中說得非常明白。他說：『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祇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又說：『其實現在我們何常有國：應

該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後再去治之。如今日上海廣州常見之青草地上起洋樓，必先經過一柵寮時代；革命黨之於國家，如柵寮之於洋樓。黨有力量可以建國，故大家應有此思想與力量，以黨建國。』我們把 總理的意思歸納起來說，就是：中國現在實無國可治，要用本黨的主義把國建造起來，然後才有國可治。

「建國」二字的意義，大家可以明瞭了。然而爲什麼要以黨來建呢？這是不能不提出來說一說的。以黨建國的這個黨，就是中國國民黨。大家都知道，中國國民黨是中國革命勢力的集團，是主持革命和領導革命的，是負着完成革命的任務的。以黨建國，簡單的說，就是中國國民黨爲民衆從專制君主官僚軍閥的手中奪還政權，創立一個新的中華民國出來。關於以黨建國的主張，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還有一段說明。他說：『我們知道要改造國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確共同的目標，不能夠改造得好的。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張「以黨治國」；但今天想想，我覺得這句話還太早。此刻的國家，還是太亂，社會還是退步，所以現在革命黨的責任，還是先要建國，尙未到治國。從前革命黨推翻滿清，不過推倒滿清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後，便生出了無數小皇帝。這些小皇帝仍舊專制，比以前還要暴虐無道，故中國現在還不能像英國美國以黨治國。今日民國的國基還沒有鞏固，我們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國家再造一次，然後民國的國基才得鞏固。這個要國基鞏固的事，便是我們今天的任務。看了這一段話，大家對於以黨建國的意義的重大，當可認識清楚了。』

二，根據

「建國」二字和以黨建國的意義都明白了，然後我們進一步來問我：建國的根據是什麼呢？換言之，就是：既然要

建造一個健全獨立的新國家，那麼應該根據什麼道理來建造呢？譬如在青草地上造一座新房子，還是用過去的老方法呢？用近代新方法呢？這是不能不說明的。建國的根據，總理在建國大綱第一條上，便開宗明義的揭了出來：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



蔣委員長說：

紀律不僅用以維繫紀綱，亦且藉以
團結精神！



二月十七至二十六日

二月十七日

1. 蔣委員長上午在南昌寓邸接見贛軍政領袖，指示綏靖建設工作方針。
2. 駐華美使詹森假滿返任，由滬搭車于下午四時抵京。
3. 中央民運會令各省市，組織民衆常識指導會。
4. 殷汝耕談，日人擬在薊縣籌設捐卡礙難應允。
5. 杭州市今選參議員，各區一致舉行投票。
6. 江蘇各縣工伕徵集，將大舉導淮。

十八日

1. 日本林陸相今日在貴族議院發表明年預算內要求鉅款增置戰鬥品並擴充空軍。
2. 意大利增加陸軍軍力應付對阿（阿比西尼亞）爭執。
3. 陸軍大學招考第十三期學員，定本月二十二日考試。
4. 北平戰區清理會開談話會，解決戰區實施細則。
5. 致祭達賴專使黃慕松謁汪院長報告入藏經過。
6. 駐華美使詹森晨在美領館接見記者，據談，美政府竭力謀經濟復興。
7. 中央黨部晨紀念週，汪委員兆銘報告新運的社會制裁力量。

十九日

1. 行政院午前會議，通過薛岳爲貴州綏靖主任，呈國府明

令特派。

2. 贛省垣各界農舉行新運週年紀念會，蔣委員長親臨訓話。
3. 甘肅省禁烟，經決定限五年內分期禁絕。
4. 江蘇省劃連雲港爲連雲港市，已派員籌備。
5. 交通部擬在成都，長沙，南昌等處籌建郵政管理局。
6. 財政部鹽務研究會定二十七日召開研究會議，討論改革鹽務等重要問題。

二十日

1. 湘省發現有奸商變印航空公路建設獎券，財政部特令湘省府通飭所屬查禁。
2. 中央政治會議晨開四四五次會，行政院長汪兆銘報告對日外交方針。
3. 行政院公佈「修正電影檢查法施行規則」。
4. 蔣委員長通電全國，武昌行營定三月一日辦公，至原設武昌之豫鄂皖三省總司令部亦定於二月底撤消。
5. 川鄧錫侯楊森電該省府，願將防區行政及財政權交還省府，主席劉湘特電中央請明令褒獎。

二十一日

1. 蔣委員長夫婦下午三時乘永綏艦抵漢，秘書長楊永泰等同來。
2. 駐華美使詹森下午赴政院訪謁汪兼外長，作返任後首次之拜會。
3. 中央晨舉行一五九次常會，由汪委員兆銘主席，對於蔣委員中正所提關於禮節制度意見，經詳加討論，並決定辦法數項。
4. 滬各銀行對投資農村今春決增加力量。
5. 交通部爲便利滬市居民拍發電報起見，特訂定利用電話傳發，已令滬電局三月一日起實行。

6. 駐土公使賀耀組在滬選購大批中國書籍，擬贈比國專館，藉以溝通兩國文化。

二十二日

1. 川黔公路工程處設重慶對岸，定二十六日舉行開工禮。
2. 鐵部爲提倡生產事業，令各路局對沿綫各工廠運輸機器，均予減低一等收費。
3. 王寵惠在東京對日記者談話，此行過日係以私人資格傳達國人對日心理。
4. 淞滬戰役八十八師陣亡將士紀念塔已在杭西子湖畔落成，晨舉行落成禮。
5. 閩省府令各縣籌設電話，限文到一月內完成。
6. 黃慕松晨由京乘輪赴漢謁蔣委員長。

二十三日

1. 青海各盟旗東來歡迎班禪之興薩班智達佛由滬赴京分訪蒙藏委員會正副委員長辭行，擬五日後離京。
2. 殷汝耕在平對記者談稱，解決戰區，原則早已商定，清理委員會連日開會係討論具體辦法。
3. 宋哲元昨晚抵平今午謁何應欽報告察事。
4. 國府林主席上午十時在國府禮堂接見鐵部顧問斯文赫定博士。
5. 蔣委員長晨在漢中央銀行接見何成濬等。

二十四日

1. 中國航空公司現與京滬滬杭甬路局舉辦陸空旅客聯運，定下月一日起實行。
2. 擬在南昌舉行之追悼剿匪陣亡將士大會，決定于四月六日舉行一天，全市擬停止娛樂宴會誌哀。
3. 湘鄂贛邊區招撫員孔荷寵在修水龍港掘獲匪藏機槍四挺，業已呈報贛省府。

4. 鐵部顧問斯文赫定昨赴漢謁蔣委員長，今日上午由漢回京。
5. 朱毛殘匪勢窮回竄黔北。
6. 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擬即派員赴蒙古調查稅收問題，以資整理。

二十五日

1. 中央黨部晨舉行紀念週，由邵委員元冲報告，勸各同志人人要注意切實身體力行。
2. 外次唐有壬語記者，王寵惠以私人資格分訪日本朝野，即將離日赴美。
3. 蔣委員長爲迅速剷滅川北匪患，特令蘭州朱主任爲剿匪第三路總司令。
4. 蒙藏會派員赴平調查寺廟。
5. 外部對駐外使領人員薪俸，原發八成，擬自二月份起改九成發放。

二十六日

1. 財長孔祥熙由滬乘車晉京。
2. 顧維鈞由滬電平謂，定二十八日北上。
3. 行政院會議，內部次長甘乃光傅汝霖呈請辭職照准。



黨史

興中會革命史要（二續）

陳少白先生遺著

三 在日本之活動

（一）聯絡留日華僑及日本志士

乙未年秋天，廣州事情失敗，我和孫先生鄭士良三個人到了日本橫濱，不上一個星期，孫先生就斷髮改裝到美國去了，鄭士良也回香港去，只留我一個人在那裏住下，好在還有幾個會員來談談話，倒也不覺寂寞。當時馮鏡如甚覺高興，請我遷到他所開的文具店內。這時候中日戰爭已告結束，邦交恢復，滿清政府又派領事來駐橫濱了。等到領事將到之時，興中會的會員却都害怕起來，尤其是馮鏡如馮紫山等，以為我在橫濱，如果領事有什麼舉動，恐要連累他們，都急急忙忙的來請我避開，以免意外。我在當時雖並不怕什麼領事，但事到如今，知道不能再留，好在有一兩個日本朋友，還能關切我，替我設法，因此就搬到東京本鄉一個日本朋友家裏去住了。

上一年（甲午年）孫先生在檀香山的時候，結識得一個日本人，姓菅原名傳，Sugawara Den。這一次，我們來到日本橫濱，孫先生就去找他。果然菅原傳已回到日本，家在東京，我們就到他家裏去，相見甚歡，殷勤款待。孫先生離開日本之後，他還請我到東京紅葉館，大排筵宴的食過一頓飯。又介紹給我一個日本人姓曾根名俊虎，Sonei。這曾根

俊虎，原是一個日本海軍大尉，因事去職，曾在中國北方多年，很留心中國的時事，頗能說幾句中國普通話，也很喜讀中國書，做幾首中國詩，所以見了我，甚是投機，時常到我家談天。他家住在東京橫濱中間的大森地方，只須三五十分鐘火車就可以到了。所以我在無聊的時候，就到他家裏去談談，或是約他出來逛逛名勝，倒也可以消遣我那客中寂寞。

我住在橫濱時，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一個日本牧師。這個牧師很和氣。有一天，他對我說：『這裏有一個老朋友，名島津彌藏，他很留心中國事情，有事時，也很願意幫忙的，你願意去見見他，我可以介紹。』我自然是說好。當天就隨着這個牧師，到那朋友的家裏。誰知這位有心幫助的朋友，正是病在垂危。臥床不起之時，因為他染着癆病多年，已奄奄一息了。牧師就在他的牀前，把我的經歷情形大略告訴他，並且對他說：『因為你很注意中國時事，所以我介紹這位陳先生來見你。』島津彌藏那時候，病勢已沉重，不能多講話，惟有點頭會意，露出一片欣悅之色，又像狠覺抱歉之意。我們不好久留，就告辭出來，往後，因為並沒有繼續來往，我也逐漸把他忘掉了。

一數月之後，橫濱會員見空氣緩和，心神略定，又要我搬回橫濱來。有一天，有一個日本人，拿了一封曾根俊虎的介紹信來見我，我把他請進來，再把信拆開一看，知道來的日本人是宮崎寅藏，談了半天，遂知道宮崎寅藏是島津彌藏的兄弟。島津彌藏本來叫宮崎彌藏，因為自幼出繼在外，所以用承繼人家的島津二字為姓。

當島津彌藏見着我的時候，宮崎寅藏正在暹羅，有一天，接到他哥哥的信，說有一個中國革命黨重要人物，留寓日本橫濱，時不可失，你須趕快回來。宮崎得言，就從暹羅回到日本，來見他哥哥。那知道生癆病的島津彌藏，已等不到宮崎歸來，在前幾天死去了。當時島津寄宮崎的信，並未

註明中國革命黨重要人物是誰，家在那裏，宮崎摸不着頭腦，雖然不時探聽，總沒有方法可以探聽出來。

數月之後，有一天曾根俊虎的母親做壽，宮崎和曾根是注意中國時事的人，所以本來有一點相熟，這一天曾根請客，宮崎亦在被請之列。其時他也請我，不過因事未往。在曾根的意思，很想趁這個機會，介紹我認識宮崎，後來見我不到，他就在席上把我的大略，告訴了宮崎。宮崎聽得，回想到他哥哥信上的話，不勝之喜，就說：『好極了，我正在要找這個人。』隨將以前的經過說明，向曾根要了介紹信，問明住址，他就即日找到我家裏來。

宮崎見了我，如獲珍寶，暢談了一兩點鐘。他說：『我已和人約定，馬上要到香港去，所以不能多談，等到回到日本來，再圖快敘罷。』我當時聽見他說到香港去，就寫了幾封信給他，介紹他認識幾個在香港澳門廣州的革命同志。我爲什麼要寫這幾封介紹信呢？我想我們的革命黨，預備把中國大事負擔起來的，如果在國內竟沒有可以共談的人，豈不是被人起疑嗎。但是話雖如此，當時在國內實在沒有幾個人，所以我那時介紹的，只是略能談談革命的人罷了。

我當日由東京遷回橫濱，其中還有一個緣因要略爲敘述。因那時馮鏡如在橫濱，和一家日本印刷店，訂了一張合同，要他代印一部英華字典，但是馮鏡如是一普通商人，不說他中英文字的根抵如何，又那裏有工夫編輯什麼書籍。但是合同已訂好，書又編不出來，印刷人日日來催稿，所以纔想到我來，就請譚發到東京來找我，替他幫忙。起初還托言橫濱朋友因老遠不見，要請我到橫濱敘敘，如是者接二連三的要求了三四次，我不好再却，就答應了他。實則我心裏亦很願意見見他們風色如何，好再着手進行我的事，因此就同譚發再回橫濱去。（我遷居東京之後，那稍爲關切的會友中間，也曾到東京來見面談談；惟馮氏兄弟，似未嘗到過。）

我到馮鏡如店裏，他已經辦好了酒筵相待，我心裏很爲高興，亦甚感激。席半，他方才講出同日本人訂約的始末情形，最後說這件工作，非得我答應幫助不可。我聽了他話，才明白今日的來意，心裏本不願意擔任這項工作，但想到前途的生活很爲可危，我家裏本來並不寬裕，自從做了革命黨之後，家裏受累不淺，更是不能理我了。而那時我在日本，手上已空，本來有爲外人傭書覓食之意，現在馮鏡如如此着急，誠意求我幫助，答應下來，亦算是一舉兩得，因此就在席上應允了。數日後，遷回橫濱，日間替他消磨了幾點鐘工夫，每個月底得他幾十塊錢，應付我的開銷。

當時，馮鏡如因欲便於編纂，還要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店裏，在那裏食宿。前後大約費了十個月的工夫，英華字典就脫稿。這稿既係馮鏡如出錢編纂；自然是用馮鏡如的名義出版，出版後銷路還好。但此書未脫稿之前，馮鏡如的文具店失火，全間燒燬，我也另外租了一間小房子，一人住下來了。

不久，孫先生從倫敦脫險出來，離開英國，經美國加拿大，乘皇后船來日本，到橫濱登岸，天還沒有亮，他到我家裏來，我還沒有起來。我在報上和孫先生的信中，知道他避難的詳情，又早已接到他的信，要來日本。見面之後，真覺得異樣快樂，他從死裏逃生，今日能再相見，豈是偶然的嗎。

孫先生到日本之時，我正想整裝南下，到台灣一行。我把我的意思同孫先生商量。我說：「我兩人困守一方，無從發展，不是一個辦法。現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時機，到台灣去一次。自從甲午戰敗，滿清政府把台灣割給日本之後，年來不知攪到怎樣一個地步，我沒有到過台灣，我倒要前去觀察觀察。那裏我有一個日本朋友，約我去看他，我能夠在那裏活動活動，或者也可以把那裏中國人聯絡起來，發展我們的勢力，豈不較

勝呆住在這裏。』孫先生深以爲然，從此我就別了孫先生一人南去。

孫先生住在我的房子內，倒也很好，又因當時駐橫濱的中國領事，是一個自了漢，不會與我們爲難，所以馮鏡如幾個人，也就依舊高興幫同孫先生重新活動起來。

有一天宮崎把香港的事情辦妥，再來橫濱，到我家裏來。那時我已到台灣去了。當時時光很早，孫先生還沒有起來，聽得有人叩門，就披衣出來相見。宮崎見了，說明來意，孫先生說陳氏已往台灣，宮崎大爲失望。及問孫先生的姓名，孫先生對他說了，他眼見面前的人，就是革命黨的大首領孫逸仙，又高興得了不得，當面說明一向仰慕的話，并把從前訪我的事實來意，詳細說出。孫先生早從我這裏知道這段事由，知道他就是宮崎寅藏，也非常快樂，就請他坐下，自己進房盥面，重新出來，同他談了半天。從此以後，宮崎就不絕的到橫濱來見孫先生，又請孫先生同到東京去，介紹見他生平最佩服的一個前輩犬養毅。

後來犬養毅又介紹孫先生認識一個進步黨員平岡浩太郎。平岡是九州福岡煤礦的主人，家裏很有幾個錢，甚愛慕孫先生之爲人，遂請孫先生到東京居住，好多識幾個政客偉人，所謀更加活動。並且知道孫先生境况不佳，所有房飯各費，悉由他一人負擔。又因爲孫先生一個人在東京起居不便，就請宮崎的朋友平山周作伴，照料一切，兩個人住在一起，門上的名稱，也就用平山周三字。孫先生不懂日本話，平山周能略解英文，還可靠他當繙譯。

（二）與康梁交涉之經過

在孫先生沒有回橫濱之前，到我家裏來談天的人很多，有一個會員黎煥堃，他是做法國郵船公司的買辦，同一個朋友郭雅生，兩個人常常對我說起，要我在晚上抽出些時間，教教他們中國文字。因爲他們自幼出國，中文的學問不多，

現在很想藉個機會自修自修。我聽到這話，未嘗不贊同他們的誠意，但我以為此種辦法，未為盡善。所以我對他們說，他們的來意甚為可取，但是我本人性情不近於教讀，況且我也不能長久住在橫濱，所以照我的意思，以為不如正式辦一間合宜的中國學校，（那時候橫濱華僑有一間公立小學校，規模很小，教法又很腐舊的，）使橫濱的中國青年孩子，一齊享受相當的教育，這樣也可宣傳我們的主張。黎郭二人覺導很對，同幾個會友商量過，就在華會館開了一個全體會議，當時到會的也有幾十人。討論結果，就決定以中華會館為校址。學校的經費，一部份由中華會館的產業劃出，一部份由華僑分任到外邊去募捐。這樣一來，果然把開學校的事情，辦得大有眉目了。恰好這時候，孫先生由英國回來，我因為要到台灣去，就把這件事完全交給孫先生去辦。不過我臨走的時候，因為學校的教員，還沒有着落，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學校的董事，叫他們到上海去請梁啟超代聘教員。

我為甚麼要托梁啟超替我們聘請教員呢？說來話長。乙未年正月，孫先生叫我到上海來，召集同志，回廣東起事，當時我在上海住在洋涇浜全安棧內。其時適康有為梁啟超師走二人進京會試，路過上海，也住在全安棧內。住在全安棧內的，多半是同去會試的廣東舉人，也有做過康有為的學生的。當時有人對我說：『康聖人到了。』康有為係志大言大的人，我們久欲延攬他同辦大事，我想到在那年的春天，我和孫先生特地到廣東去找他，到他那廣府學宮裏面教學的萬木草堂，剛巧他還沒有開學，沒有見着。這一次我到上海，竟能同他同住一個棧房，我當然要去見見他了。康有為的學生，聽見我要去見他，總不以為然，說：『還是不去見他的好。』我很奇怪，問他們的緣故。他們說：『康聖人的脾氣是古怪的，見了人，如果說得有些不合他意思的。就隨便罵

人，所以我們都叫他做「康怪。」』我說：『無論他是怎樣一個人，我一定去見見他，我是不怕的。』

當時我住在全安棧的十九號房，康有為就住在二十一號，相隔只有幾步，所以我就跑過去。他的房門閉着，敲了許久，才見房門輕輕打開，一個人探頭出來，問道：『你找誰？』我說：『我要見康先生。』他說：『我就是康某，請你進來談罷。』我就走進去，他又馬上把房門重新關起來了。

在三四十年前，旅館的設備裝置是很簡陋的，全安棧的客房，也很狹仄，所謂光線空氣，當然都不講究，房間內也骯髒得很，把門關起來，更是悶氣。而康有為在房間內，還是長袍馬褂，談話的時候，總是正襟危坐，一話一拱手，我也為之肅然起來。

不過我同他談話，倒也並沒有什麼令人不快，寒暄之後，他問我來意，因何至此？我就同他談革命。我說：『現在中國的情況，已很危急，滿清政府，實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他也說：『很對的，』然後他就問我長江一帶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說了一下，他也點頭稱是。

我們正暢談之間，外邊又有人來敲門，康有為就去開了門，讓那人進來。康有為說是他的學生梁卓如，當時亦是很有名的，我就說了幾句仰慕的話，當下三人對話，談了幾個鐘頭，我才告辭而退。

當時康有為的幾個學生，以為康有為是沒有人敢無事去見他的，幾個人，在門外，走來走去，打聽消息。等到我出來了，他們就圍攏上來，問康聖人說甚麼話，神氣如何。我說康先生是很可以談天的。他們倒弄得奇怪起來。我認識康梁二人，就從那日起。

所以那時在橫濱，覺得學校既然沒有教員，就想起梁啟超來。他那時正在同幾個同志在上海辦時務報，我就寫了一

封信，交橫濱學校的董事，請他們派人拿着這封信到上海去見梁啟超，托他代為聘請教員，交代完妥之後，我就離日到台灣去了。

橫濱學校，孫先生把他起了個名字，稱為東西學校。校董派了兩個專員，攜着我的介紹信，到了上海。果然請得三個教員，一個徐勤，一個林奎，一個陳蔭農，一齊到橫濱來。這三個教員，都是康有為的高足，衆人見了他們，真是歡喜無限，優禮有加，趕着預備正式開學。

但是三位教員到埠未久，先要把孫先生所定的東西學校名稱，改為大同學校。孫先生想這個學校，既然交托他們去辦，況且與彼等向無芥蒂，區區一個名稱，隨他們更改去，并不過問。開學之後，彼此往來，異常親熱，真無所謂有彼我之分。

（未完）

總理遺訓

把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都貢獻到黨內，讓黨中有全權處理，然後全黨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